

亚太安全问题研究

主持人 倪世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东北亚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东部, 是大国战略利益的交汇地区, 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东北亚海域是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战略通道, 也是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交往的地缘政治互动的前沿空间, 是中国和平发展的主要依托地区。2013 年以来, 东北亚局势呈平稳与恶化交替的发展之势, 东北亚地缘政治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本栏目从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变化、中美在东北亚竞逐兼容关系和构建亚太安全合作新体系三个方面来透视东北亚的局势, 在研究的角度、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意和创意。《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变化: 以区域内双边安全关系为视角》一文从分析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演变切入, 分层对双边安全关系进行剖析, 从以双边安全关系为基础的安全网络到安全网络的特点, 最后提出中国的战略应对。《中美在东北亚竞逐兼容关系分析》认为, 中美关系在东北亚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竞逐和兼容的双重性, 从美国方面来说, 其“亚洲再平衡”一方面接受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 一方面通过“再平衡”来确保其战略优势, 加大对华的制衡力度, 最后, 论文就在东北亚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五点政策建议。《瓦解美日同盟——构建“亚太安全合作新体系”》一文认为,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 中国主导的“亚洲的事务应该由亚洲国家解决”的国际秩序新理念是亚洲国家外交的共同愿望。从这一新理念出发, 论文指出, 当前中国外交最为重要的目标是瓦解美日同盟并使日本融入亚洲一体化进程, 尽快恢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推进 2014 年 11 月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达成的“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 落实中日双方最近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 在中日四个重要历史文件的基础上, 继续发展战略互惠关系。

中美在东北亚竞逐兼容关系分析

■ 潜旭明 倪世雄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 上海 200083;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 上海 321400)

【摘要】 美国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在东北亚的具体表现是, 一方面, 美国务实地接受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 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另一方面, 美国通过在亚太地区“再平衡”来确保其战略优势, 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 巩固老盟友, 拉拢新伙伴, 加大对华制衡力度。在钓鱼岛问题上通过日本制衡中国。与此同时, 中美

收稿日期: 2015 - 03 - 20

作者简介: 潜旭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中美关系;

倪世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研究国际关系。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课题编号: 05JZD00040)、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快速崛起背景下周边安全挑战及周边外交战略研究”(课题编号: 11CGJ002)、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变迁与中美能源博弈研究”(课题编号: 12CGJ009) 的研究成果。

在东北亚朝核问题上又相互兼容,因此,两国应建立在东北亚的新型大国关系。

【关键词】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 中美关系 中美东北亚新型大国关系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15.03.021

东北亚是北半球的枢纽,东临太平洋,北接北冰洋。大量的边缘海、半岛、岛屿、海峡将域内各国连接起来。东北亚地区是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力量的汇集地,这一地带包括现有五大力量中心中的四个(美俄日中);全球十大经济体中的四个(美日韩中)。东北亚将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支轴地区^[1],这一地区的战略态势,将直接影响到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格局。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呈一超多强的态势。美国虽然在地理上不位于东北亚,但其阿拉斯加州在独立位置上紧靠东北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东北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增长,国际影响力也不断增强。美国全球战略向亚太转移和中国的崛起引发了东亚权力结构的变化,给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一、美国的东北亚战略

自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中东和亚太之间重新分配力量,将更多战略资源向亚太地区投放,将战略重心向亚洲太平洋转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宏大的“太平洋世纪”战略构想。该构想的主要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地区架构和实现美国的领导^[2]。美国的亚洲战略主要沿着6个关键方面展开:(1)加强双边安全联盟;(2)深化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工作关系;(3)参与区域性多边机构;(4)扩大贸易和投资;(5)打造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6)促进民主和人权^[3]。奥巴马连任以来,美国亚太外交战略基本延续以上思路,尽可能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降低战略成本,但又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在战略上,加强与盟国的关系,深化盟友的实质和内涵,借助东海和南海问题对中国形成制约。在经济上,美国力推TPP谈判,并取得一定的进展。2013年2月,日本宣布加入谈判,11月韩国也表示有意愿加入。在军事上,战略中心继续东移,到2020年前美国将把60%的海军力量部署到太平洋,将本土以外60%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4]。美国的东北亚战略是其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在东北亚,美国强化美日、美韩同盟,加紧在军事和安全上的介入力度。2013年3月,美国安全顾问多伦尼发表“2013年的美国与亚太地区”演讲,提出美国的国防支出和项目将继续为从朝鲜半岛到西太平洋之关键的战略重心提供支持^[5]。

美日同盟是美国主导东北亚双边同盟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强化美日同盟。第一,加强美日军事一体化。1997年9月,美日发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规定在日本周边发生紧急事态时,日本自卫队将在收集情报、扫雷、补给、实施海上封锁、医疗、军事基地与设施等方面向美国提供支持。第二,大力增加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力量。美国在日本保留部署5万兵力和20艘战舰,还部署了宙斯盾战舰、战略核潜艇、无人战略轰炸机、核动力航母等最新式武器。2002年9月,美国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日本看作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依靠力量。2005年10月,美日两国发表了《美日同盟:为了未来的改革与重组》,就驻日美军调整及加强军事合作等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在情报、导弹防御体系等领域加强合作,将加强美日军事一体化,提高美日联合指挥和作战能力^[6]。这样,美军的地区指挥功能集中在日本,日本自卫队将直接走上战场,在更大程度上配合美军的行动。第三,扩大美日安保的范围。把美日安保联盟的防御范围从日本本土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甚至把台海地区纳入其“共同战略关切”的范围^[7]。2005年2月,美日发表《共同战略目标》,提出“鼓励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要求中国军事上透明,还以维持两岸军事平衡为借口,阻挠欧盟对华解禁

武器出口。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则出现了松动。2011年,美国国防部敦促日本对其武器出口三原则制定一个例外,以允许美国向欧洲出售在日本研发的导弹拦截装置^[8]。2011年12月,日本决定购买42架F-25战斗机,12月27日,日本内阁安全委员会同意放松武器出口禁令。2012年12月,野田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自卫队的重型设备等转送海地政府,这是日本在放松武器出口三原则后首次对外提供武器。2014年2月,安倍内阁制定了“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替代版——武器输出管理原则,该原则为:在确认会对维护国际和平安全造成影响的情况下禁止出口;限定允许出口的条件并严格审查;武器出口限于确保对目的外使用和向第三国转移实施了严格管理的场合^[9]。

美韩同盟是美国东北亚双边同盟体系的重要支柱,美国把美韩关系看成保持朝鲜半岛稳定的中心,韩国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压制朝鲜。朝鲜核危机发生以后,美日韩召开“三边协调与监督会议”,协调三国政策,就朝核危机问题达成统一认识^[10]。“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美国支持韩国强硬应对,在敏感地区进行军事演习,间接强化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与韩国建立“2+2”会谈机制(美韩两国外长、国防部长会谈),将美军向韩国移交指挥权的时间从2012年推迟到2015年,作为回报,韩国也表示要在韩国境内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2013年3月,美韩签署了《关于韩美联合应对局部挑衅的计划》,明确了联合应对局部挑衅的具体方案。根据这一计划方案,韩国军队将在反击朝鲜在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一带发起的局部挑衅时发挥主导作用;如果挑衅升级,根据韩方要求,美军将调动驻韩、驻日部队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辖部队支援^[11]。2014年10月23日,韩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第46次韩美安保会议(SCM),最终商定再次推迟原定于2015年12月1日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时间。双方决定推进“基于条件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方案,且没有明确提出具体的移交时间。有观点认为,韩美的这种做法事实上可以看成是无限期推迟移交时间^[12]。

二、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仍保持着较快的增长。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消费者为全球市场提供了更多的需求,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在生产、投资和消费领域,中国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之一^[13]。2014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增至3.99万亿美元^[14],居世界第一位,超过居于第二的日本和第三的东盟的总和。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主动和建设性的举措,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展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了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在东北亚,朝鲜核危机发生后,中国在各方之间进行斡旋,积极构建六方会谈机制,创造性地推动六方会谈向前发展,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面对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美国大体上持两方面态度。一方面,美国务实地接受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2011年1月的《中美联合声明》指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国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15]。2014年11月10日,奥巴马出席北京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在题为《促进亚太繁荣:经济发展优先目标》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稳定的中国崛起。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不仅符合中国最佳利益,也符合美国和世界最佳利益,他希望中国能够成功^[16]。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是未来最重要的“对手”,美国军事力量调整矛头指向中国,在亚太地区实现“再平衡”,加大对华的制衡力度。2010年5

月,美国政府发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美国将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做好准备,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不受到负面的影响^[1]。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防务重点计划报告》,指出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对手”是中国和伊朗,美国军事力量调整矛头指向中国,宣示美国将在亚太地区实现“再平衡”。

“再平衡”战略是美国自2010年底至2011年始,尤其是以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之行作为契机开始全面推动的新亚洲战略^①,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塑造亚太地区的行为和游戏规则,保证国际法和惯例得以尊重、商业和航行的自由不被违背、新兴大国同邻国树立信任感以及保障分歧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威胁或胁迫得以解决来促进美国的利益^[2]。“亚洲再平衡”战略以一种积极方式将美国插入并由此主导亚太地区的“游戏”,让美国在亚洲发挥不可或缺的领导作用。“亚洲再平衡”战略是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国家安全战略最重要的一次重新定向^[3]。

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重点是通过“再平衡”来确保其战略优势,从而在中日之间维持基本的平衡。2010年以来,中国和日本的海洋争端愈演愈烈,钓鱼岛撞船事件和日本“购岛事件”引发中日钓鱼岛之争。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逐渐改变了以往比较模糊的政策,积极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之中,利用日本制衡中国。美国通过采取不选边站的政策,在避免大规模冲突的条件下维持中日之间的相互对抗状态,防止其中一国迅速取得优势后把矛头对准自己。具体来讲,美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以域外平衡者的身份积极介入,频繁派出官员往来于中日之间,帮助协调关系,但同时又避免过度涉足;在公开表态上倾向于日本,但拒绝给予具体的安全承诺。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原则基本稳定,但表态却随钓鱼岛的局势而变化,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时而强调在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时而强调认同日本的行政权。美国不同部门和不同官员的表态并非一致,有人对华强硬,有人对日敷衍,导致中日两国都可以从美国政府的表态中发现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但也可以找到不利的因素,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2010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对时任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表示,钓鱼岛处于《美日安保条约》的覆盖范围之内。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发生碰撞后,2010年10月,希拉里在谈到钓鱼岛问题时说:我愿明确重申,尖阁(中国名称:钓鱼岛)属于安保条约第5条的范围。我们重视保护日本国民的义务^[4]。

随着钓鱼岛争端的持续升级,美国国内开始出现要求政府保持谨慎的声音。2012年10月,奥巴马政府派出4名高官访问中国,试图为不断升级的争端降温。2013年1月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称美国对钓鱼岛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并重申美国对日本安全的承诺^[5]。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政府对钓鱼岛采取相对谨慎的立场。2013年2月21日至2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美国,美方低调接待,奥巴马称日本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美日同盟是美国区域安全和美国在亚太地区行动的核心基础。关于钓鱼岛问题,奥巴马只字未提^[6]。2013年4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访问东亚期间表示,钓鱼岛处于日本的有效控制之下,(美国)对任何想要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表示反对^[7]。2013年4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与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会谈后表示,美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承认钓鱼岛处在日本管辖之下并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美国反对任何损害日本管辖的单边行动,希望有关各方和平处理分歧^[8]。

2014年4月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他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的书面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十分清楚的——钓鱼岛是在日本的‘施政’之下,因此适用日美安保条

① 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11月和12月的所谓“奥巴马的亚洲月”中先后赴亚太参加了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东亚峰会。

约第五条。”美方反对“任何单方面试图削弱日本对这些岛屿施政权的行动”。“争端需要通过外交和对话的方式解决,而不是通过胁迫或强制”,奥巴马还表示,美国和中国有着“共同利益”,美方将“直接和坦率地”与中方处理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歧。奥巴马还对安倍政府正推动的修改和平宪法、强化军事能力的举动表示支持,欢迎日本在国际安全保障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23]。

三、中美在东北亚的相互兼容

在当前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中,实际上存在两种制度合作的主张,一种是以美国为主导,以美日、美韩同盟为核心的制度,主张在同盟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包括非同盟国俄罗斯、中国、朝鲜等在内的多边安全合作制度;一种是中国倡导的、俄罗斯赞同的东亚多边合作制度,主张参与合作的每一方都是平等的伙伴,但在目前条件下也容忍同盟体系的存在^[24]。六方会谈是这两种不同制度主张妥协的产物,反映了东北亚权力格局的现实。当区域内权力发生碰撞时,同盟制度不能替代多边制度,多边制度也不能排除同盟制度,两种制度的相互兼容就成了东北亚各方博弈的理性选择。中国现实地认识到美国在亚洲的历史存在和实际利益,以不损害美国重大利益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朝鲜核危机发生后,中国在各方之间进行斡旋,积极构建六方会谈机制,创造性地推动六方会谈向前发展,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中美两国在东北亚的利益兼容提供了平台。中美都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与稳定,双方都避免在该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双方都支持地区安全对话^[25]。早在1987年,中国怀疑朝鲜将核能研究转为制造核弹,就撤走了技术人员,停止向朝鲜转让核技术^[26]。朝鲜进行核试验之后,安理会于2006年10月14日通过了1718号决议,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意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41条^①,明确表达了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1718号决议称,朝核试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对其制裁措施更严厉,对朝提出重返NPT、重返六方会谈等要求,禁止向朝鲜扩散导弹、生物、核技术,规定各国向联合国汇报决议的执行情况,还罕有地包括了禁止向朝鲜运送“奢侈品”的内容^②。由于中美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的共有利益,两国都支持用六方会谈这种多边主义方式来解决朝核问题。

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保持密切磋商和协调,合作防止了朝核危机的失控,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从朝鲜宣布退出NPT到中美朝举行三方会谈的3个月内,中美首脑通话5次,中美外长通话3次、会晤4次,次数之多为中美关系史罕见^[27]。2005年2月,朝鲜宣布拥核、“无限期中止六方会谈”后,朝核局势骤然紧张。从2月中旬到召开第四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期间,中美元首通话一次、会晤一次(在英国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间隙),中美外长通话5次^③。美国国务卿赖斯于2005年3月和7月两度访华,唐家璇国务委员于2005年7月访美,向布什总统转交了胡锦涛主席的信。通过频繁磋商,中美就推进朝核问题达成了共识。2006年6月,美国对朝鲜进行金融制裁。朝鲜于2006年7月试射了7枚导弹,中美协调了立场,共同促使联合国通过了第1695号决议,对朝鲜的行为进行了谴责。10月9日,朝鲜进行核试验,中国再次和

①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41条的内容为:安全理事会等决定所应采取武力以外之办法,以实施其决议,并得促请联合国会员国执行此项办法。此项办法得包括经济关系、铁路、海运、航空、邮电、无线电及其他交通工具之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关系之断绝。

②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718(2006)号决议,2006年10月14日安全理事会第5551次会议通过, <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6/s1718.htm>

③ 中美元首于2005年5月5日通话,7月7日在八国峰会间隙会晤。中美外长于2005年2月12日、2月22日、3月4日、3月8日、6月1日通话。

美国一起促使联合国通过第 1718 号决议。2009 年 4 月,朝鲜发射了一枚“大浦洞-Ⅱ”型洲际导弹,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了主席声明,谴责朝鲜这一行动违反联合国决议。2009 年 5 月,朝鲜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6 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1874 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2012 年 12 月,朝鲜用“银河 3 号”运载火箭将第二颗“光明星 3 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到预定的空间轨道,2013 年 1 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2087 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2013 年 2 月,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中俄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

朝鲜为改善外交困境,要求无条件重启六方会谈。2013 年 5 月,金正恩特使崔海龙访华时表示,朝方愿与有关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六方会谈等多种形式的对话协商妥善解决相关问题^[34]。6 月,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参加中朝外交部门战略对话时表示,朝方愿与有关各方举行对话,参加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任何形式的会谈,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核问题^[35]。9 月,金桂冠在“回顾与展望——六方会谈启动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朝方支持六方会谈,但朝鲜希望没有前提条件的对话,给对话设置前提条件本身会导致损害信任、助长不信任的后果^[36]。10 月 31 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不以行动来证明其放弃对朝敌视政策的用意,朝鲜就不会单方面为重启六方会谈而首先行动。11 月 12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问韩国前夕接受韩国 KBS 电视台采访时说,俄方主张在不设置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尽快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37]。美韩日则要求朝鲜必须有先行的实质性弃核措施才能进行六方会谈。2013 年 6 月,美韩日在华盛顿就朝鲜问题举行会谈,认为作为重启六方会谈的前提,朝鲜不仅在口头上,还必须通过具体行动为实现无核化做出努力^[38]。11 月 6 日,美韩日六方会谈代表在美国举行三边会谈,认为在未来与朝鲜的谈判中,将最优先考虑终止朝鲜的核武器计划^[39]。美方强调,朝鲜迄今未表现出准备履行国际义务、进行可验证的半岛无核化谈判的意向。美国不接受朝鲜为拥核国,也不会为谈而谈。朝鲜必须显示对话意愿并履行无核化承诺^[40]。

朝核问题经过多次反复,显示出其复杂性和脆弱性,其政治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无核化方面,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41]。中美两国需要大力推进合作,构建新型协助体制,从而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四、构建中美东北亚新型大国关系

2011 年 1 月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中美两国达成“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42]。2012 年 2 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进一步提出中美之间应建立一种“前无古人,但后后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2012 年 5 月 3 日,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的五点构想^[43]。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美国“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表示“美中两国可以向世界证明,中美关系的未来不会重蹈覆辙”。2013 年 6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44]。

2014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与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奥巴马总统在中南海瀛元殿举行会晤。习近平表示,中美双方要扩大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和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奥巴马表示,美中是世界上两大经济体,两国利益深度融合,美中加强合作,可以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他愿意同习近平主席就

广泛的问题及时交换意见,推动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他还表示,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无意遏制或围堵中国,美方愿意同中方坦诚沟通对话,增进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经验,有效管控分歧,避免误解和误判。美方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加强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共同促进亚太和世界和平与安全^[4]。

面对美国的新一轮战略调整,中国应沉着应对,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发展海洋力量;加强周边外交,缓解美国制造的压力;加强沟通,积极参与各种多边合作机制;构筑长期稳定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要认识到美国在亚洲的历史存在和实际利益,以不损害美国重大利益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不断完善双边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治、经贸等方面的合作,努力建立并完善在军事安全方面的互信机制,从而实现中美在亚洲的竞逐与兼容,保持中美关系长期和平稳定。具体来讲,中美两国应在经济领域深化相互依存、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强危机管控,中国应加强周边外交、积极参与各种多边合作机制、构筑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

(一) 在经济贸易领域,深化相互依存

在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中美经济紧密相连,为实现共同发展,双方要妥善解决贸易、金融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贸易摩擦,中美双方需要克服政治上的障碍,需要转变观念和增加互信,需要在战略上相信对方是机遇而不是威胁。目前,两国政府正在积极探讨有助于削减贸易逆差的方式和渠道,包括美方减少不必要的对华出口限制和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等。中美还应通过经济战略对话,及时沟通信息,加强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并进行反恐和反洗钱等多方面的合作,从而维持国际和国内金融环境的稳定^[5]。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中美两国都在探求两种体系在东北亚的对接机制,通过积极参与各种多边合作机制,通过经济上的多边或者双边合作,进一步延伸到政治、文化、外交方面的合作。

(二) 在军事安全领域,加强危机管控

对于中国来讲,牢牢把握 21 世纪头 20 年的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是稳定中美关系、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之所在。通过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带动国家以金融权为核心的包括陆权、海权、空权、资源权、科技权、信息权在内的综合权力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通过制定和实施与本国权力和地位相称的国际战略,加强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这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仍保持较快的增长,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不断加强,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2012 年中国国防预算为 6 720.74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预算执行数增长 11.2%^[6]。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正削减军事开支,重新部署军事力量,以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实现其军事目标。在亚太地区,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军事实力增强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在亚太军事部署的调整,中美两国发生军事摩擦或冲突的风险增加,需要加强沟通,管控冲突的风险。

(三) 加强周边外交,缓解美国压力

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必须加强周边外交。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我们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因此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的能力。要着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这是我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

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44]。

(四) 加强沟通,积极参与各种多边合作机制

中美两国都在探求两种体系在东北亚的对接机制^[45]。中美两国都参与了亚洲地区的一些国际机制。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机制,创造了许多与美国在重要议题上的合作机会。中美两国通过积极参与各种多边合作机制,通过经济上的多边或者双边合作,如与联合国、20 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减少误判,并进一步把这些合作延伸到政治、文化、外交、环境等方面。

(五) 增信释疑,构筑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既要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又要想办法突破其战略钳制,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首先,中国应明确界定核心安全利益,并尊重美国的安全利益。其次,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加大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塑造力度,从长远目标和战略高度,致力于“构筑长期稳定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后,中国要防止把美国或其联盟体系预设为敌,中美之间的生存和安全利益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因此,中国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可以界定面临的主要威胁,但不要把威胁与具体某个国家挂钩,尤其是不能把美国的联盟体系界定为敌人^[46]。

[参 考 文 献]

- [1] 鞠海龙《亚洲海权地缘格局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24 页。
- [2]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Issue 189 (November 2011): 56 - 63;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East - West Center, Honolulu, HI, November 10,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1/176999.htm>
- [3] Hillary Clinton, American'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Issue 189 (November 2011): 58 - 63.
- [4] Shangri-la Dialogue: As 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ce Chuck Hag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June 1, 2013, <http://www.defenc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785>
- [5] Remarks By Tom Donil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 - Pacific in 2013, The Asia Society, New York, Monday, March 11,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 [6] 江新凤《美日军事同盟的冷战思维》,载《人民日报》,2005 年 11 月 4 日。
- [7] 尹成德《美国亚太战略新态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 年第 1 期。
- [8] Chester Dawson, Japan Lifts Decades Long Ban on Export of Weap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8, 2011.
- [9] 文 玉 陈宗伦《安倍执意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载《环球时报》,2014 年 2 月 24 日。
- [10] 刘清才 高 科等《东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地缘战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5 页。
- [11] 《专家称韩美签署应对朝鲜新计划或将激化半岛冲突》,<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3-25/4674180.shtml>
- [12] 《韩防长称 2020 年可收回韩美作战指挥权》,<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10-24/6713851.shtml>
- [13] Roundtable, China's Surround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Zhongguo Pinlun (China Review) (March 2011): 53 - 67.
- [14] 李延霞 王培伟《我国外汇储备占世界近 1/3》,载《广州日报》,2014 年 7 月 16 日。
- [15] 《中美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11 年 1 月 19 日。
- [16] 魏 晞 蒋 涛《奥巴马:美国欢迎一个繁荣、和平、稳定的中国崛起》,<http://finance.chinanews.com/gn/2014/11-10/6765784.shtml>
- [17]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p. 43, May,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 [18] Tom Donilon, America Is Back in the Pacific and Will Uphold the Rule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7, 2011)
- [19] 陈雅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和中国的应对》,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12 年第 11 期。
- [20] 仲伟东《希拉里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日方受鼓舞》,<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0/1209833.html>
- [21] 德永健《奥巴马签涉华国防授权法 美军费预算 6330 亿美元》,<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3/01-04/4453800.shtml>
- [22] 李博雅 田 泓等《安倍访美受冷遇》,<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224/c1002-20578448.html>

- [23] 《美国务卿会见日本外长 称反对改变钓鱼岛现状》,http://www. china news. com/gj/2013/04 - 15/4730207. shtml
- [24] 《日美举行防长会谈谈及钓鱼岛 强调美对朝遏制力》,http://www. china news. com/gj/2013/04 - 30/4777441. shtml
- [25] 百 千《中方回应奥巴马钓鱼岛言论》,载《新京报》,2014 年 4 月 24 日。
- [26] 石源华《后朝核阶段东北亚安全合作的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 年第 6 期。
- [27] 方秀玉《朝鲜半岛安全与中美关系互动》,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论丛》(第十八辑),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8 页。
- [28] Michael J. Mazarr, North Korea and the Bomb: A Case Study of Nonproliferation[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1995], p. 44.
- [29] 孙 茹《朝核问题地区合作进程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8 页。
- [30] 钱 彤《习近平会见金正恩特使崔龙海》,http://news. xinhuanet. com/2013 - 05/ 24/c_115901416. htm
- [31] 《中朝外交部门战略对话举行》,载《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20 日。
- [32] 梁淋淋 侯丽军《金桂冠: 希望无条件尽快重启六方会谈》,http://news. xinhuanet. com/world/2013 - 09/18/c_117425983. htm
- [33] 岳连国《俄总统说不应为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设置先决条件》,http://news. xinhuanet. com/world/2013 - 11/13/c_118114178. htm
- [34] 《日美韩局长级会谈要求朝鲜为无核化拿出具体行动》,http://www. chinanews. com/gj/2013/06 - 20/4950125. shtml
- [35] 《美韩日达成对朝谈判协议: 优先考虑朝鲜去核化》,http:// military. china. com/news2/569/20131111/18140094. html
- [36] 《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http://wcm. fmprc. gov. cn/pub/chn/pds/wjb/zzjg/yzs/dqzz/exbdhwt/jbqk/
- [37] 孙 哲《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协作新方略》,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7 - 251 页。
- [38] 《胡锦涛主席访美: 开创中美伙伴合作新局面之旅》,http://hi. people. com. cn/2011/01/22/624634. html
- [39] 《胡锦涛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http://www. chinanews. com/gn/2012/05 - 03/3863654. shtml
- [40] 《习近平与奥巴马两场庄园会晤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载《西安日报》,2013 年 6 月 10 日。
- [41] 潘珊珊《习近平同奥巴马中南海散步在涵元殿举行会晤就中美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载《京华时报》,2014 年 11 月 12 日。
- [42] 穆良平 张静春《中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互动》,载《国际经济合作》,2007 年第 6 期。
- [43] 颜 昊 李宣良等《中国国防费保持合理适度增长》,http://news. xinhuanet. com/fortune/2012 - 03/04/c - 111601575. htm
- [44] 钱 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3 - 10/25/c_117878897. htm
- [45] 祁怀高《构筑东亚未来: 中美制度均势与东亚体系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4 页。
- [46] 王缉思《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 年第 4 期。

瓦解美日同盟——构建“亚太安全合作新体系”

■ 岳西宽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 100089)

【摘要】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并已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美国的核心利益是全球霸权,作为具有世界霸权地位的美国,必然要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利用美日同盟,将日本当作制衡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棋子。中国主导的“亚洲的事务应该由亚洲国家解决”的国际秩序新理念,是亚洲国家外交的共同愿望。中国外交当前最为重要的目标是瓦解美日同盟并使日本融入亚洲一体化进程,这就要

收稿日期: 2015 - 04 - 07

作者简介: 岳西宽,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国际政治。